

云海爭奇記

还珠楼主 著

上册



云海争奇记

(上下册)

还珠楼主著

*
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解放军 7226 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印张:30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650千字 印数:00001—30000

ISBN 7—80568—078—7/1·20

定价:13.00元(全二册)

仆自客岁，以病家居，杜门却扫，经卷药炉，自安禅悦，匪惟无心世事，即笔墨生涯，亦拟抛弃。顾以《新北京》、《天风》两报主者，均为多年朋友。拙著《蜀山》、《青城》两小说，同未完卷，欲罢不能，延至今迺，仆既病且懒，初意此二报而外，不复肆为笔孽，再有写作矣。上月实报主人以某君之介，嘱撰小说，以济栏尾，辞不获允，迄未报命。顷又一再敦迫，词意勤勤，若欲必得，勉草斯篇，用图塞责。窃思武侠小说久成滥觞，仆更枪荒，何当俊赏？明知巴里之言，难为实报增重，第幼随宦辙，性适嬉游，长更旅食四方，频年流转，足迹所经，实半国内。兹者志事弗应，意复慵散，未了中年，几类枯僧，独於山水癖嗜，结习难忘，登临莫遂，犹存遐想。每当风雨晦明，烟晨月夕，辄复坐温旧梦，神往竟日。以是道里山川，时荣胸臆，每借小说寄其幽情。虽笔致庸凡，学殖未逮，不足以状邱壑、林泉、烟云变态之奇，然景因实践，记类写真，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，风土人情之所由履，以及草木鸟兽虫鱼之微，多半闻见身经，非尽响壁虚构也。行李孔艰，蜡屐何从，以供同嗜，其视此为卧游之资乎？江南为吾国文物富庶之邦，而两浙山水之秀丽，又复由於东南诸省江山毓秀，人才辈出，岩壑幽楼，尽多奇士。惟以此辈英男侠女，大都遁迹林泉，游神物外，襟怀淡泊，性慕冲虚，即有任侠尚义之行，亦多是我行我素，不喜世知。乡里老儒，标榜性理之学，偶涉奇迹，便认为怪力乱神之言，子所不语，志怪谈

鬼之人，大都坎壈终身。我何人斯，敢犯时忌！偶有闻见，往往掩耳疾走，若将浼焉。匪惟不敢言，且亦不敢闻，笔之于书更无论矣。其身受者，又多无告穷黎、寡识编氓，以故敢言者不能传，能传者不敢言。豪情胜事，只在民间，终不达於士大夫之耳目；文人笔记间有载列，亦以忌避孔多，语焉弗尽。冠带之人，尚且谓其非情，譬之寓言，甚至目为邪说，多所诟病。岁年淹没，於是乎其传者寡矣。

作者漫游四方，喜闻异事，登临之顷，每就山僧野道，村老逸民，促坐清谈，询以所知，而於游侠迹事，尤多向往，廿年尘迹，闻见殊多。本篇所记白岳十四侠士，即昔年江南之旧闻也。本书结局虽在黄山，而诸侠事迹，都散在江、浙一带。这里先从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，一个姓虞的开始写起。

金华府旧辖八县，如东阳、永康等县，多有县治而无城垣。这姓虞的，家住在离县街二十余里的河上村内。附近有三个大镇，一名西市口，一名百集，一名下大路。当地为前明显宦应氏宗族聚居之所，子裔繁昌，族人甚多，村民姓应的，差不多要占十之七八，所以当地人都叫他作十里应。姓虞的却是前三代才从镇海迁来，地介西市口、百集二者之间，只有五六家同族。不过虞家也是江东望眷，诗书世裔，每家督属人口，都不在少。虞家田产又多，加上附居的几十家佃仆佃户，无形中也自成了一个村落。本书所记，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孙，家主名叫虞舜民，年已半百过去，世以耕读传家。同胞老弟兄四个：老大尧民，老三圣民，都在外省做官；老四德民，是个小京官，嘉庆初年，病故京寓；只他一人，性情淡泊，乐善好施，两试春官不第，便即无意进取，只在故乡纳福，力田课织，好行善事，乡里都称他作二善人。他又长于经纪，善于享受，治理得家中田业，日益富厚。起居饮食，虽不专做排场，穷极奢侈，却也实际讲求，务极适

美。虞氏弟兄分家过度，并非出于自动，乃是上辈祖人，明白事体，长于虑远，知道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子孙的贤愚不肖，难为预料，天下没有长聚不散之局，便是张公百忍，同居也仅九世，况世上能有几个张公？子胤一繁，争端易起，与其徒慕数代同居的虚名，启子孙阅墙之渐，反不如及身之存，早为平停分配。并以读不废耕，耕不废读，著为传家典则。虽不必亲事躬耕，至少占晴课雨，岁时收成，必使闻知，违者即是不孝，勿使或背。如此既免异日戈操同室，箕豆相煎，而子孙分家以后，自立门户，各不相赖，互有观摩，即或不肖，多少也保得一点田业在手，决不致完全荡败，尽弃耕读，同伦饿莩，遂废蒸尝。所以三世分家，友於相亲，始终弗替，连妯娌娣姒之间，都无间言。对人又极厚道，真是一人雍和，全村上下，都是祥淑之气。

人生最难得是境遇舒适，受人尊敬，家族和美，不生闲气。舜民处到这样的环境，又是个会享福知足的人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？谁知天公惯使人添上缺陷，大、三、四三房，都是人多丁旺，惟独舜民，年逾四旬，子女犹虚。他又笃于琴瑟之好，不肯纳妾。虽然兄弟子侄辈中，颇多贤者，不难择一过继，毕竟钱要自有，子要亲生，舜民只管达观，终觉有些美中不足。虞妻人本贤淑，因见偌大家资，这般极好境遇，自己四旬开外，将近七七阴绝之年，尚无生育，丈夫又坚持一夫一妻的成见，不肯纳妾，心中难过已极。妇人家见识，急得无法，便瞒了舜民，求神许愿。又知舜民夫妻情长，多半由于青年时生得貌美、种下爱根的原故，屡次所说的，十九中人之姿，所以不能当意。要是真能物色到一个佳丽，再和他日夕求劝苦磨，也许能够心回意转，改了成见。论起丈夫，年纪虽然大些，但他生活优裕，看去不过三十五六年纪，就给找个二八佳人，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诮，使所纳之女受了委屈。于是暗中派人到处物色佳丽，又向

当地最著灵迹的胡公祠许下求子心愿。主意虽好，做起来却非容易。第一样永康是一个四境多山的小县，不似杭、嘉、湖一带文物富庶之区，水丽山清，惯产佳人。全县只有限十来家绅宦巨室，人物语言，都较质野。因地贫瘠，村姑少女，经岁耕作，习于劳苦，多是手脚粗大、身子健壮，貌在中人以下。即便有那生得清丽一点的，面皮先晒成了紫黄颜色，有什么好看？这类女子，嫁作农妇，全都是勤俭持家的上选，如以金屋藏之，未免和那“娇”字相差悬远。同为越女，要打算在此中寻出一个宁萝村头、浣纱溪畔的人物，真是万难其选。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属，只可命近身仆媼代办，不能远出物色。因他为人厚道，本着千金市骨之意，是以少女来相看的，不问丑恶，总是多给相封，于是来者日众，常致应接不暇，白忙了两年，终未物色到一个中意的女子。虞妻依然志念坚诚，终不灰心，誓欲必得。

乡里皆知此事，不由传到舜民耳里，一问便推说是买一近身使唤丫头，并非为丈夫买妾。舜民先是不悦，后见问过两次，都是潜然欲泪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再经虞妻几次三番用言婉劝，渐渐心活，暗忖大家都是四旬外人，自己何尝不盼儿子，怎能怪他？看这情景已是不容坚拒，莫如就势答应，也省得他日为此事酸心劳神。便答道：“我并非不想生子，只为事有定命，命该绝嗣，终是无有。常见许多大人家，因无子息，纳上三四房侧室，结果不能如愿，精神身体，到吃了大亏，这还是个好的；甚或本来好好家庭，闹得终年争吵，百事不举，身前身后、闹下无穷笑话，儿子仍没养下一个。你我恩爱夫妻，何苦好好日子不过，自找苦吃？我知你性情忠厚，情切子息，必然诸事优容。遇见性情温和的，还可将就，要接一个性恶的人到家，使你暗地生气，又不明说，我怎对得你过？所以这事你说了多年，都未答应。现既一定要我纳妾，照你在此地办是不行的。待我明春往

杭州走一次，那里有不少老亲老友，也不必怎样费事，只拣那干净点的大家丫头，或买或要，带回一个。我虽生有洁癖，不喜丑人，此举全为子息，与纳妾享乐不同。只要懂得规矩，性情温良，人有宜男之相，再干净一些，便足中选，并不要那绝色女子，一去即能寻到，就便还可看望他们。你该不要着急了吧？”虞妻见丈夫居然听劝，好不容易，心虽喜欢，总怕明春之行是宽慰自己，敷衍搪塞，到时又复变卦，立即催促速行，说：“时方九秋，明春还须好几个月，不如就走，带着新人回家，吃团圆年夜饭，明年下半年，也许就有儿子了。多年老夫妻，何苦使我又眼巴巴的多盼上几月？”舜民知爱妻欲早了心愿，笑答道：“你怎如此心急！西湖数年未去，明春前往，正好借此载酒湖山，游散游散。今已寒秋，转眼冬天，到了又赶回家，岂不虚此一行么？”虞妻得了口，那肯放松，不但即日要走，并说自己许有灵隐寺的烧香心愿，还要相随同去。连劝了两次，舜民知他不甚放心，不欲过拂其意，反正不纳妾决难交代，只得答应。将家事交给两个近人，夫妻二人，带了一仆一婢，一同起身，前往杭州进发。

比时当地到杭州，本应取道望马头港，经过全川、葛府、下时、东阳、七里寺、婺港头、苏溪、八里桥、红庙、牌头、诸暨、临浦、西兴等地，再由西兴渡过钱塘江，方能到达。全程有好几百里，山重水复，路颇难走。单是由永康到诸暨这前半段，论路程不过二百五六十里，沿途舟舆就要换上好几次。舜民恐怕女眷同行，道途劳顿，决计绕远，改走桐庐水路，取道金华府，由兰溪泛舟，过桐庐、富春，直下钱塘，就便游玩严滩，观赏桐君山色。由永康到金华，只有百余里路。舜民夫妻仆媪都乘着竹轿，想当日赶到，特雇用了两班轿夫。这条道路又甚平整，仅经过两处山麓。轿夫全是土著，知道虞二老爷是乡里中有名的善

人，带着女眷，不愿投宿旅店，贪得赏钱，一个个抖擞精神，脚底加劲，抬着人和行李，往前飞跑。由破晓前起身，路上只吃了一顿午饭，打了两次小尖，时光不过申酉之交，便赶到了金华江边。府城就在对岸，略为歇息，便由江边木船，载着人轿行李，渡过江去。这时斜阳西坠，云净当空。江中波涛浩瀚，趁着天际一轮红日，余辉幻彩，灿若锦霞，红光反射，倒影入水，若有万千道金蛇，腾翻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，越显得江容壮阔，晚景奇丽。舜民坐在船上，迎着江风破浪前行，见江景如此好法，不觉心神大爽，高兴非常，愈认此番水行之计，正和乃妻谈说，船已抵岸。当地虞家戚友颇多，舜民事前没有通知，因明日动身，还要渡江，上岸以后，随意投了一家姓刘的亲戚。刘家也是当地绅富，城外别业就在江边不远，明日启行甚便。舜民轿子未到，早有家人赶向前面通报。

主人刘子炎，恰好正在城外别业收粮，闻舜民夫妻赴杭，便道经此，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进香，都宿在他的家内，备承礼待，又是中表之亲，多年在家乡纳福，难得路过，慌不迭率了老妻和长子刘安仁、次子刘安信接将出来，迎向里面，双方见礼落坐。子炎要代开发轿钱。舜民知他为人算小，婉言推谢，说雇用未完，明日还要过江往兰溪去，只给他们准备食宿好了。子炎先说：“每年我去永康，老表弟总是来接去送，连上山轿钱，都一齐开发。今日什风吹来，就不容我尽点心么？”嗣见舜民坚辞，又说：“我每去永康，见那里轿钱要贵得多。难得到此，总要多聚两日。这里轿子又便宜又稳快，用不着两班人，莫如还是开发了他们，等走时在本地雇好。”舜民力说都是乡人，雇用已定，不便中道遣回，况且这般粗人多讲信义，没我的话，你就给了加倍的钱遣走，他也不收不肯。内人杭州心愿急于早了。盛意心领，不妨归途再聚，明早必行。子炎方无话说。舜

民夫妻坐了一日轿，未免饥疲交加，颇思早食早寝，偏生刘家省俭，事前不知客来，通没准备，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，一切均要现往城中购办，还算相隔城市不远，挨到亥初才行齐备。客固饿极，主人也是内心不安，忙得满头大汗，好容易摆上接风酒，来请入坐。仗着金华府是个大邑，又有金腿等名产，席还丰腆。席罢，舜民夫妻人已倦极，略坐片时，便即告寝，暗忖这般投亲，双方受罪，转不如借宿旅店还方便些，又省扰人。次早起身，子炎父子直送过江去。别时又说起金华北山双龙洞之胜，回时务请多住两日，同往游观，另外又送了些路菜和两条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，才行别去。舜民见他两个儿子，安仁相貌猥琐，人极庸愚，年已三十，只买了一名秀才来壮门面，虽然不济，还无什么大不好处；次子安信，生相既是凶恶，性情又复暴厉，仗恃身列武庠，家有资财，专一成群结党，持枪抡棒，打街骂巷，欺压善良。乃母是个侧室，待宠护短，子炎年老，只知吝啬聚敛，不能约束，早晚必要闯出祸来。不料姑父母为人一生忠厚，竟会有这样儿孙。真可慨惜，可见君子之泽，不及五世。自己此番纳妾，即便生下儿子，但是年近衰老，能否教育成人，实不敢必，要似这样恶子。不如无有，反倒省心。路上问起仆人，又得知了刘氏弟兄许多劣迹，越更心烦。

由金华到兰溪，风景甚佳，虽在暮秋时节，依旧是平畴绿野，水碧山青。舜民心中感喟，也无心观赏，六七十里的路程，比昨日到得还早。船是早在期前派人到兰溪包定相待，一到便即登舟。开发了优厚的轿钱，轿夫们俱都踊跃欢心而去。当有随行下人铺开行李，端整好了酒食。舜民夫妻饭后，略停片刻，便即安卧。因连日劳乏，吩咐下人明早只顾开船，不须再来请问。这一觉直睡到次早辰巳之交。船已开出老远，才行起身一看，只见江水滔滔，清波一碧，两岸青山绵亘，黛色如染，晴旭

烘窗，山光入船，映得人眉宇皆碧。目游佳景，甚是赏心。这一晚足睡之后，精神复了原状。下人进过早点，又将带来的明前旗枪用江水泡上一壶，佐以两碟茶干瓜子、细巧糖食。清风吹蓬，茶香泛瓯；轻舟一叶。容与中流。耳听江水汤汤，柔橹欵乃，山巅树杪，常有人家隐现其间，鸡鸣吠之声，不时飘落云外，若相应和，益发令人意远心逸，神志萧然。虞妻王氏初出远门，更盛道江行之乐不置。舜民笑道：“这一段只是桐江上游，并且还是秋天，你看下半日到了桐庐，船行到桐君山和严滩钓台一带，你还更要叫绝呢！这些好水好山难得路过，我也多年旧游，左就没什急事，船到那里，天已近黑，率性停上一晚，明早和你登岸，上山游玩一回好么？”虞妻笑道：“你说不是急事，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他办成才称心呢！也不想想我们都有多大年纪啦。”舜民笑道：“事有定数，那在耽搁这有限两天？这次同你出门，一半是为你常年操劳，又为子息焦心，给你解解闷儿。我这些年在家乡也待腻了，你我还是顺着便道同玩一玩吧。”虞妻笑道：“老爷既然动了游兴，好在耽搁日子不多，我定奉陪就是”。说时，下人端上午饭。

夫妻二人用罢，又谈了些时，帆饱舟轻，顺流而下，行甚迅速，不觉到了桐庐附近。推蓬凝望，桐君山已横在北岸，临江耸秀，紫紫回青。山麓下面，是岸阔江深，波平似镜。晴日光中，望向前面，风帆点点，直向天边。时见渔村蟹舍，参差位列于两岸之间，三五渔人，据岸板罾，临流垂钓，山容水色，尽态极妍，宛然一付富春江长图卷子，端的风物清丽，美妙绝伦。正观赏得有趣头上，忽听船右侧打桨之声。转向右面船窗一看，不点大一只小船，船头上放着两个篾篓，后半舱坐着一个小姑娘，双手起落不停，身子一仰一合，打桨如飞，在广阔的江面上，疾如箭射，急驶而来。那小船又轻又快，眨眨眼的功夫已驶到大

船旁边，眼看撞上，舜民刚喊得一个“喂”字，小姑娘倏地把左桨朝前反手一推，同时右手向后一划，双桨便横成了个“一”字，浪花卷处，那小舟立即轻巧巧横了过来，紧贴船边，顺流并进，一点没挨碰上。小姑娘更有主意，紧跟着放了左手的桨，由船内拾起一只上带铁练的搭勾，向大船舷上抛去，哐的一声微响，便即勾住，随用左手的桨，支住大船边壁，于是借带同行，连一点力都不消费了。转眼停当，这才轻吐娇声，喊了声“卖蟹！”舜民见那小姑娘年约十六七岁，穿一身灰布短夹袄裤，腿卷齐膝盖，露出一双细圆有力的粉腿，白足如霜，只嫩指尖上微沾了一点湿泥痕迹，腰系一条蓝布带子，两手略红，想是常做粗活之故，身材甚是苗条。舟中只他一人和两篓螃蟹、几根草索，别无长物。暗讶此女小小年纪，孤身掉舟，于大江之上，穿波戏水，举重若轻，身子灵活，动作熟练，宛如儿戏一般，却也少见，不禁又去谛视，正赶上小姑娘做完手脚，抬起头来，两下一照面，不由大为惊异。原来那小姑娘虽是雾鬓风鬟，荆钗布衣，却生就一张白生生的清水脸儿，一双秀目，黑白分明，澄如秋水，耳鼻眉口，无不滴粉搓酥，琼妆玉砌，青山遥横，红樱欲破，真个是容光照人、秀骨天生，休说荒江渔舍中无此丽人，便是自己半世阅历也只仅见。那小姑娘见看他的的是一个官老爷神气的壮年男子，不禁把脸一红，低下头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老爷可要买点大活螃蟹？”玉颊春生，已增妩媚；珠喉款吐，更显娇柔。舜民正要答语，船稍上的老大已走过来说道：“小妹，你的娘呢，怎今天一个人出来？这些日生意好么？”小姑娘凄然答道：“我娘病了，昨晚乘娘睡着，捉了这点螃蟹，隔了一夜，都不甚肥了，中午卖了两回没卖成。还算张老板船走过，卖了他五斤买药，别的不够用了。正盼你们船走过，在江边望见顺流来一支红船，连忙赶来，果是你们。如若不要，你劝坐船大老爷，

随便给多少，迁就点吃，都买了吧，省得明天更不好卖了。”船老大应了一声，正要往后稍去寻舜民仆人商量，舜民忽听虞妻在身后说道：“老爷，快喊王升叫那小姑娘上船来，我买他蟹，还有话问呢。”说时，王升正从船舷上走来，接口应了，随喊道：“小船上大姐，我家太太唤你上船买蟹呢。”船老大也蹲俯着身子，低声向下说道：“小妹你运道来了，我从来在江中载客，也没遇见过这样厚道的老爷太太。把你船勾往后稍，省得碰坏了。快些上来，把你母女苦情对太太说一说，非但做笔好生意，说不定老爷太太一发慈心，还须周济你呢。”小姑娘闻言，略微迟疑，才答道：“谢谢你帮忙。”说罢，从你船洞里寻出一对草鞋套在脚上，双手持桨微一拨弄，便往船后划去。

舜民夫妻刚刚回身坐定，话没说上几句，那小姑娘已从后稍上船，随着虞仆王升走进中舱，手中提着两个箬篓，望着舜民夫妻，福了两福，各叫了声老爷太太。虞妻便命王升把蟹先拿往后面，叫那小姑娘坐下说话。小姑娘谢道：“太太在此，我那敢坐。我还要赶早回去，服侍我娘吃药呢。”这一对面，虞妻越觉他丽质珊珊，不同凡艳，偏生在这等贫苦人家，方代惋惜，闻言答道：“我因见你小小年纪，独驾小舟出没波涛，又有老母生病，甚是可怜，意欲和你谈上片时，帮你一点小忙，再叫人送你回去，看看你娘，或者还能代你想个法儿，打个长久主意。你如此心急回去，想必你娘病重。也不知你离家多远，不便强留耽搁，这里有十两银子，算买蟹的钱，另外有两盒点心，可带回给你娘吃吧。我们本是杭州进香，归途走不走这条路还说不定，你不妨把住的地名留下，要是回来路过，也好寻你。如有什么为难之处，也不妨实话实说，我定帮你忙的。”那小姑娘已从船人口中得知船客是个善人，慌忙拜谢答道：“那两篓蟹并没装满，还值不了串来钱。太太给这多银子，分明行好周济，又给

好点心给我娘吃，真是感恩不尽。难女家离桐君山不远，地名黄港村。本当侍候太太一会，无奈娘病在床，刚睡一会，怕醒来唤人不在，急着回去。我母女每日江边打鱼，船老板好些熟人。太太要从此路过，我自会寻上来的。有这十两银子，足够我娘养病，无须再要了。我受太太这样大恩，无法可报。太太家住那里呢？”虞妻喜道：“我家住永康河上村，一打听虞二老爷家，全县谁都知道。适才你说家离桐君山不远，想就在前边了。我们明早正要上山游玩，少时就在山下停船，你回家看完你娘，如有闲空，不论今晚明早，都可随便寻我，有什事儿，也只管和我说，不要客气。只是明早要来，切莫过午，过午船就开走了。”小姑娘忙又谢了，跟着拜辞。虞妻先想命仆人随往，查看他家景况，多给一点银子，继一寻思，停船之处相隔他家甚近，等他明早不来，再作计较不晚，便即作罢。又见他喜忧交集，神色匆迫，忙着回去，忙命人取了十两多一锭银子，连同两匣点心，又分出一些路菜用碗盛了，交他一并带回。行时再三叮嘱，至迟明早，务必到前途泊舟之所再见一次，好为他母女二人打算。小姑娘危难之中遇到这样善人，事出意外，自是感激拜谢而去。不大一会，便听小姑娘在向船老大致谢和双桨打波之声。虞妻凭窗一看，小舟已自大船后划出，直向江岸。小姑娘回顾虞妻望他，将头连叩几下，遥遥致谢，双桨不住手的划着，贴波飞驶，真和箭一般，朝横里驶去。眼看船影越来越小，隔不一会，便停在一个钓矶旁边，仅剩一个小白点子，纵上岸去，隐隐前移，晃眼没入斜阳丛树之中，不知去向。呆望了一回，和舜民二人谈起，又慨惜称赞了一阵。虞妻猛想起晤面匆匆，竟忘了问他姓名，好生后悔。舜民笑道：“也没见你这样好心人，她不是还要来么！”虞妻答道：“老爷你不曾留意，我看此女秀外慧中，生得那般美丽，人却十分端重，全无半点轻狂。心忧病母，

行时何等匆忙，却在细心听问我们家乡住处，查他语言、容貌、行径，起初决不是什么卖鱼人家之女。他受我蟹价，虽然声谢，因应急用，并不谦辞；再问他还须帮助与否，却又不受，只问我们居处；行时未说定来的话，分明含有深心。明早来不来，真还说不一定哩。”舜民又笑道：“此女固非庸流，你说得他如此深沉，未免看得过重了。就说他无多希冀，照你那么叮嘱，就送行也该来一趟，难道就好意思置之不理么？”虞妻笑道：“这话难说，且等明早再看吧。”舜民问是何故，虞妻答道：“他没回以前，我还没想到他有点藏头露尾，后见他走，才行发觉。请问：他既住家桐君山下，小村以内，明在前途，他行舟又快，理应朝前，怎么回舟时反到逆流，向着后面斜渡呢？我想船上人虽常经过这里，与他母父相熟，也未必会真知他的姓名来历。不妨唤王升去问问试试。”舜民闻言，也觉乃妻心细，所论颇为有理，又想起那小姑娘的身子矫捷轻灵，迥异寻常，自家江南，所见渔人也多，却从未见过这等人物，试命王升往后稍一问舟人。

少停回话，果不知那姑娘住处。母女二人前年才在江面出现，正当四五月间鲥鱼上市的时候。富春江鱼虾，远近驰名，每年有大宗出产，鲥鱼更是时鲜岁贡，官府设有常课，每值鱼季，用八百里快马驰驿，入京进贡，视为重典。起初，渔人贡鱼到官，差役勒索规例不遂，故意挑剔搁滞，一天不给起运，渔人不能交代，便不能将鱼出卖。这类季鱼，到了时候，大批成群，乘潮应时而至，号称“来鲥去鲞”，过了端阳，便一天比一天稀少，就有肉也老了。渔人因为官府责索岁贡，受那万恶差役勒逼，往往闹得倾家荡产，卖儿卖女，遇到产鱼做好生意的季节，反到民不聊生起来。受苦不过，经几个聪明渔人呈明官府，设下牙行。所有江边渔人，打来鱼虾，都归当地牙行经纪出卖，取些

佣钱。渔户按年轮值，应付官府贡例，既免差役徇私，以金钱定去取，任意指派，又划了行市，用意原来甚好。可是利之所在，日久弊生：鱼非经行不卖，经纪人掌了渔人得失大权，又因岁贡应官之故，不能不与官府差役接纳，渐渐勾结一起，狼狈为奸，常借官差势力欺压良善渔人，无形中成了一个土棍，横行江浒，妄自称尊。众渔户又受逼不过，良善的甘受压榨，饮泣吞声，倔强一点的便联合起来，相兴对抗，也不知打了多少回群架。结果经人调处，渔户也因非有这行不可，双方让步，重定公平规例，才得勉强相安。这一来，变成了两种势力，所定规例至严，不是本段渔人，休想在当地打鱼贩卖。见他母女二人，用一小舟，在江边打鱼，因是女流之辈，便和他好言理论，说事犯渔规，不可如此。老婆子道：“你们一网就是几百斤，我们一付手提的网兜，每日不过打十几条，混碗饭吃，碍你什事？”问他的的是一个老渔户，名叫冯阿保，便答道：“话不是如此说，大家都是苦人，并不在你打多打少。我们打鱼都有地段，此例一开，明日大家都来，这鱼就不用打了。这是遇见我，你们又是女人，要遇上那脾气暴、不讲理的，怕不连你这只小船都给拆了。”那少女闻言，陡的秀眉一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有地段，这条长江须不是你们的，管得着么！谁不服，只管叫他来拆一回船试试！”阿保吃他母女抢白了一顿，虽是不快，并没想告知行里和别的渔户，给他母女利害，只气着回答道：“你当我要拦你的财路么？我也不对人讲，日子长了，迟早总有人给你颜色，那时就知道我是好心不是了。”少女闻言，便对他娘咬了几句耳朵，笑对阿保道：“你老人家好心，我已看出。不过天下事，总要有个了断。我们非此不能度日，早晚是个麻烦，何如今日办完的好。要怎样才能打鱼呢？”阿保道：“小妹妹你不知道，这里渔户，因有衙门年贡规例，上下游七十八里以内，共有三百多条渔船，

一百四十三座渔罾，靠江吃饭的有上万人，各有各的行头，外人休想插进一个。你们打来自吃不卖无关，鱼一上市，便须经过牙行，你没鱼帖，如何肯代你卖？这个简直无法帮忙。就往他处，也是如此。不如另打主意，免惹是非。”少女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是没商量了。无奈我鱼是打定了，请你早把他们叫来，早些讲好，也了一桩事儿，如何？”阿保见他母女执迷不悟，转眼就是祸事，还不自知，叹口气道：“你母女不听好话，只好由你们去。我偌大年纪，也不能打我身上造孽，去喊人来害你。不过你那些话，只好和我说，如换别人，一个话说不好，僵了，就许种你们的荷花呢。客气一点的好，打不成鱼，莫要再闯了祸，不是玩的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走时还闻得母女二人笑语之声，好似全不在意神气。第二天果遇见两个不好说话的渔人，两下言语失和，骂了他娘一声老泼妇，吃那少女伸手一掌打倒。第二人上去，又照样跌翻。恰值旁边走过几个渔户，赶上助拳，又还没怎近身，会打了个七颠八倒，于是事情闹大。行头和附近众渔户听说有人闹江，甚是强横，一个个持着渔叉棍棒，一窝风赶来。他母女二人也准备厮打，挺身立在当地，面不改色，众人见是两个女子，益发看轻，正要打上，幸而那行头久闯江湖，见多识广，见他母女二人英勇气概，人已有七八个被他打倒，估量不是好相与，稍一处置不善，便有多条人命好出，连忙挺身上前，先拦阻了众人，然后和他母女理论。不料他母女打人不过示威，为久居之计，胸中早有成竹。少女先说挨打的不该张口骂人，倚多为胜，欺压女流，再拿话挤话，给行头和众人一个下台地步，挤到行头说出“只鱼不上岸，不使渔网，便许你卖”的话，又问明大家，全无异议，然后笑道：“你当我离了网子就不能打鱼么？你们都在江边立好，看我下江捉几个鱼儿你们看看。”说罢，向他娘手中要过一个小包，里面包着薄薄两

件水衣，也看不出是什料子所制，颜色灰黑，又亮又滑，套在衣服外面，向众人手里，要过一条麻绳，脱了鞋袜，笑吟吟站在江码头系船石桩上，喊声“你们看好”，身子往下微微一蹲，也没见怎用力，便和箭一般，平空十几丈，往江心里窜去，只稍微有点响声，连浪花都没怎溅起。待有顿把饭的光景，踪影会无。众人正等得没什动静，忽听江边呼隆一响，那少女和人鱼也似，从水里窜上岸来，手里头提着一串七八条活鲜鲜的银鳞朱尾大鲋鱼。那鱼每条都有六七斤来重，在江时力量甚大，性子又灵，滑溜异常，多大水性的人，也休想空手捉得住他一条。这多大鱼，单说份量，就不下四五十斤，也不知怎么被他捉到的。众人本已惊异，同时又有人发觉他纵时所立石桩还留下两个足印，深到半寸，石头都碎成了粉。这样大本领，众人那得不怕他，就硬占码头都不敢拦。这母女二人却是得了彩头就完，一点也不狂傲，只说：“承蒙诸位大量，让我母女吃饭，从此一言为定。我是女流，家无兄弟，也不便挑鱼往城市上贩卖，就在江中捉些鱼虾，等那过路客船做点生意，想必总可以吧？”行头好容易没出事，扫了自己和大家面子，坏了行规，自然知趣答应，并见好于他，说：“我们本不多你们母女二人，无奈行规难破。我说不许用网，是指的搬罾大网，像你们这小网兜，但用无妨。就有别人来此循例，我们也有话说，他只要有小姑娘的本事，只管学样好了。”少女又向行头和受伤人说了几句好话，一天云雾，立时都散。他母女人又十分本分，少女更是孝母，对人和气肯帮忙，日久是江边渔人没一个不说他好的，从此便在江中打鱼，向过往客船贩卖。船上人多认得他，都知住在桐君山下黄港村，一片冷僻树林里面，他总不说准地方，也不和外交往。自从那年闹事之后，永没见他再显什手段，打鱼也是用网兜捞，轻易不见他跳进江里去捉。除了一二日来一趟江边，打些